



唱大戏

□ 陈德亮

老家又要唱大戏了,这次是市豫剧团响应“艺术下乡送农民”的号召专程来我村演出的,村里有好友特意打电话邀我去看。放下电话,我甚是兴奋,不由地对“唱大戏”陷入深深的回忆。记得小时候,几乎稍微大些的村庄都有戏班子,那时还没通电,所以就谈不上什么音响、照明、舞美设计了。只要演出时能有个土戏台,演员能穿身戏衣,化个妆就不错了。那时的演员嗓子全是真功,不用借助音响就能传得很远很远;那时的照明也就是在舞台上前方挂着几盏用油的“大盏灯”,正演时灯快灭了要赶快搬个高凳上去再添点油。就这,乡亲们却听得津津有味,看得如痴如醉。乡下的村子一般都相距不远,只要听说哪村有戏都会一群群赶着去看。记得一天晚上邻村借着明亮的月光在唱一出“武打戏”,只见两人各拿着一根麻杆,上头用玉米穗洒点红水当缨的“红缨枪”对打起来。双方正打得激烈时,其中一位的“枪头”忽地掉了,惹得观众哄堂大笑。事后有人编了一段顺口溜笑侃道:“临庄的戏,月亮地,麻杆枪,当武器,刚一对打枪落地。”其实也没啥恶意,只是随便说说笑笑而已。后来,村里通电了,乡村剧团也就告别了“大盏灯”时代,从演出条件到演出内容都有了很大改善。那天,实力比较雄厚的某村,演了场很赶形势的现代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待到第六场《打进匪窟》,座山雕和杨子荣对过“黑话”,拿枪打威虎厅的吊灯比枪法高低时,按剧情要求匪首座山雕先“啪”地一声,打灭了威虎厅的一盏明灯。当然,这“啪”的一声是后台专门有人砸“鞭炮”的,灯被打灭也是专门有人拉那盏灯的开关的。到杨子荣打枪时,按要求,为显示我侦察英雄枪法更准,更胜一筹,要“啪”的一枪连着打灭两盏灯,可不知是拉开关的那个人紧张了还是手乱了,但见“啪”的一声“枪”响,整个舞台的灯全“打”灭了,看来咱“老杨”的枪法真的够神了,观众又是一场开怀大笑。

渐渐地,县里,市里的豫剧团、曲剧团也不时来乡下演出了,每来之前,村里都要组织青壮年劳力很是高兴地加班推土搭戏台,社员们更是匆匆吃完饭便赶忙搀老的拉小的,搬着木墩,小凳早早来占地方。后来,有些村庄陆续盖起了简易戏台,即现成的唱戏舞台,尽管观众们还是在露天处看,依然感觉方便多了,起码上边剧团来演时,不用社员们再去加班推土,再去费劲儿搭戏棚了。挂上戏幕,锣鼓一敲就能开演。有段时间,县、市或外地豫剧团不断在乡镇所在地的剧院里演出,且一般都要卖票,但人们看大戏的劲头并未减退,有时顾不得吃晚饭,步行十几里,顶着酷暑,冒着严寒也要执意去看。我村要算先进,新潮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仿造新乡市胜利影院的模式盖起了一座上下两层,有着几百个座位,很是实用、上档次的大戏院,我村及十里八村的乡邻乡亲不出远门,便能坐在这舒适的戏院里观看戏剧或电影。如今的看大戏更是方便,省事多了,剧团本身就开着流动且功能齐全的大舞台车,到了那村指定的地方一停,舞台很快就能“搭建”好。从儿时的“大盏灯”到后来的“大戏院”,再到现在的流动舞台车,见证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蓬勃发展,见证了农民朋友业余生活的丰富斑斓,见证了乡村精神文明文化大餐的深入人心。如今村里又要唱大戏了,怎能不使人激动,不令人兴奋呢?就让我用耳熟能详的儿歌结束此文吧:“拉大锯,扯大锯,俺村又要唱大戏。邀你去,你就去,全村老少欢迎你……”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漫画/高岳

我们的“八一”

□ 贺仁平

岁月如火 血染过的红 漫山杜鹃花一夜红遍 “八一”南昌起义的黎明 一个英雄的部队 一枚火红的种子 穿过血雨腥风 世界记住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年中,我们总在期待八月 一月中,我们总在回顾“八一” 这一天 军歌嘹亮 这一天 军号激扬 让穿过绿军装的人 热泪尽情地挥洒 牵梦绕过的地方

我的部队,我的军旗啊 鲜艳夺目的占领了我血肉的高地 这一天 脱下军装辗转寻来的老兵 向右看齐,踢正步…… 一起感受当兵火热的情怀 无声倾诉 军管峥嵘岁月的思念

虽然我们已脱下军装 虽然我们已离开军营 “八一”建军节 我们永远热血挥写的节日 军歌嘹亮,军旗猎猎 我们永远在路上 立正,敬礼 往前冲

(作者单位:湖北省钟祥市公安局)

使命

□ 季宏林

在城市醒来前 你已站立街头 嘹亮的军号 有力的手势 定格成靓丽的风景

头顶烈日 身披霜雪 你从不喊苦叫累 心中坚守一个信念 为了平安畅通

昼夜巡逻 排查整治 清剿交通隐患 严查违法行为 让车辆远离人间

处置警情 救助群众 你快速反应 警灯闪烁 点亮生的希望

疫情防控 抗洪抢险 你勇往直前 用生命赴使命 守护百姓的平安

履职尽责 服务人民 你矢志不渝 用一生践行着 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难忘的紧急集合

□ 杨金坤

近期,由央视网和腾讯视频联合出品的军旅纪录片《新兵请入列》热播。我在观看时,一种久违的熟悉感勾起了我的新兵岁月回忆。特别是纪录片中的紧急集合片段,更让我想起了我新兵岁月中,第一晚的三次紧急集合。那紧张的气氛,敏捷的动作,忙乱的脚步,至今记忆犹新。

那一夜,一阵急促的哨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紧急集合!”新兵班班长的声音如炸雷般将我惊醒。我一骨碌爬起来,一颗心紧张得要跳出来。“嗨,你踩我的脚了。”“我的水壶呢?”“我只找到一只鞋!”整个班慌忙成一锅粥。忙乱中,不知道谁拉开了电灯。“不许说话!不许开灯!”班长大声提醒。我迅速穿衣,打背包,背挎包和水壶,洗刷用具等。忙完这一切,我又在背包上插上一双鞋子,急忙跑出屋外,边跑边系扣子。5分钟内,新兵连集合完毕,值班排长对军容风纪进行了点评,队伍解散。

紧急集合时,要迅速、肃静、完整、安全……背包宽30-50厘米,长40-50厘米,竖插两道,横插三道,鞋子横插背包后……背挎包、水壶,扎腰带……回到房间,班长一边示范,一边讲解。上床睡觉时,班长又提醒,大家睡觉后的东西放置要规范。上床战士的鞋子要并拢,鞋尖对里放到上梯子的下方,刷牙缸放到脸盆内,脸盆放到梯子下方的床头柜下。下床的战士鞋子摆好脚尖对外,牙刷脸盆等放到另一个床头柜下,各自的战备包放到各自的床头柜内。

我刚进入梦乡,急促的哨声又一次响起。这次大家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认真地捆扎着背包。集合完毕后,各班班长逐个检查了携带的战备物品,并检查了捆扎的背包质量。

第三次紧急集合已是凌晨两点了,队伍集合完毕后,值班排长带队围着操场跑。在跑步过程中,那些“粽子”背包、“棉花包”背包、“收破烂包”背包,有的松垮了,有的散架了,有的整个开了,大家只能夹在腋下,抱到怀里,继续跑。“立定!向右转,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1,2,3,4,5……”“稍息,立正!”“报告连长,队伍整理完毕,请指示!”值班排长整理完队伍。

“同志们!请稍息。”连长用眼睛巡视完队伍,大声点评:“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搞了三次紧急集合。第一次,检查的主要是军容风纪,有的鞋穿反了,有的没系鞋带,有的帽子忘戴了,有的腰带没有系。”说到这里,连长的目光扫了扫出现这些情况的战友,接着点评:“第二次,我们主要检查携带的战备物品,有的没有带水壶,有的没有背挎包。第三次,我们跑操,主要是检查背包的质量。”

讲到这里连长提高了声音:“这是你们入伍后,第一晚上的紧急集合,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一次比一次好,整体情况还算比较满意,希望在以后的训练中,加强练习,我不希望我们连在新兵营组织的紧急集合中,拖后腿!”最后,连长的声音提到了高八度,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全连战友异口同声地高声答道:“有!”这洪亮的声音在大山深处回荡,久久没有消失。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夏日草原

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 任寒霜 撰



辽河平原

□ 孙培用

辽河平原生长成片的稻浪和大豆高秆,生长辛勤的兄弟姊妹,大多不肯凋零的季节,簇拥岁月的苍翠,便是梦里未曾谋面的笑脸。辽河平原上的芦花,在阳光下受孕,绽放真纯。田野里,一道道曲折的车辙,通向后面的收割,通向前面的稻穗,通向今晚的米饭,温饱而富裕。风掠过河面留下清清爽爽的波纹,丹顶鹤在双台河口悠然地踱着步,早起的渔民唱着鲜亮的歌子,把希望撒进大海,在湿漉漉的回望里,家乡的高楼耸起,而锣鼓响起时,扭起丰收大秧歌的乡邻,让辽河化成泡影,面对辽河平原上的劳作的笑容,我感到神圣和真诚,同时也把内心的虚幻和空无抛弃,鸟儿飞过那些,我永远无从知晓的熟悉和陌生,辽河平原上的生活,像湖水一样缓缓流淌,低低飞翔。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

宣颐斋随笔

□ 王乾荣

近些年,由于某些国家对我国实施核心技术封锁,咱们正闹着“芯片荒”,因此“卡脖子”这个词被频繁使用。我看视频,约90%的自媒体人或主播,把“卡(qi à)脖子”念成“卡(k à)脖子”。为什么?大概因为如今卡(k à)字常用,念着顺口;卡(qi à)字则少用,念出来似乎不怎么中听。但这两个“卡”,字虽同体,表意和发音却完全不同,正如银行之行和步行之行,照理是不应该念错的,因为这是两个字,念此为彼,意思全拧。有个笑话,一老外初学汉语,把“中国人民银

卡脖子“卡”在哪儿?

行”念成“中国人民银”,真有这哥们的!如今女孩子头上,或长发散髻,或扎个俏皮的马尾巴,不怎么用发卡了——我小孩一个舅舅原来所在发卡厂,早倒闭散摊了。但您家祖母、母亲一代,或多半用过发卡。这个发卡的“卡(qi à)”,她们不会说错。我认为“卡(qi à)”乃是一个原始汉语词。我见过几个谜语:谜面分别为“上下不分”“非上即下”“上半一半”“上也下也不是”,打一“字”,谜底不用说,是“卡”。所以,从象形、会意造字法看,卡就是黏连、制动的意思,即“上下”是象形,“分不开”是会意。发卡,就

是夹头发的发饰,可使头发美而不乱。领带卡,就是夹领带的物件,可保持领带端正。哨卡,即是密切注视周围情况的岗位。关卡,就是您必须在这里止步:经检查没事儿,办妥手续,出关;经验证有事儿,您就被卡住啦。“卡”一指名物,另指动作。“卡脖子”之“卡”即是动作,即用双手掐住别人的脖子,等于扼其咽喉、气管、颈动脉,使之因窒息或脑缺血而毙命。美国警察肖万跪压黑人佛洛伊德脖子8分钟,置之于死地,当然可称为卡脖子。当卡脖子用于比喻,则表示抓住对方要害,使之失去挣扎力而就范。今天的核心技术,人家有知识产权,刻意打压你,

“卡”你的“脖子”,你没脾气。你能做的,就是不卑不亢,大长志气,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创造出自家的独门技术。美国为什么不敢和不能去“卡”主营产品研发制造的“中国大疆”的“脖子”?就因为中国大疆无人机从每一个零件,每一行底层代码,均为自主研发,自行出品,它并且成功垄断全球无人机市场的巨头企业。有了这些杠杠的核心技术,“脖子”硬如金刚,人就是使出吃奶的劲,又怎能“卡”得住呢?至于“卡(k à)”被解为“用纸或塑料做成的表明某人身份或某事内容的小片片,也叫卡片”,就是它的原始释义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卡(k à)”字只是一个

音符,其音源于外语。什么卡车、卡通、卡尺、卡带、卡规、卡其、卡钳、卡宾枪、卡介苗、卡路里、卡拉OK、卡式录音机等,均是外语词的“音义混合汉译”。而卡门、卡尔、卡秋莎、卡扎菲、卡尔尼诺、卡桑德拉等等,则完全是外语词的“汉语音译”。如今信用卡、游戏卡、老年卡等等各种“卡”泛滥成灾,每个人手里恐怕不下十来张,连旅游、参观、出席、聚会、拜访,甚至揉脚护足等等活动,也一概被摩登记者称为“打卡”了,难怪,当下之人只识k à,而不知qi à为何物,把“卡(qi à)脖子”念成“卡(k à)脖子”,就顺理成章啦。